

十六

慕容歆秦復燕

42
35
42

丁零歆燕

拓跋興魏

魏代後燕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慕容救秦復燕

肥水之役 姚萇滅秦 慕容滅西燕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燕軍騎大將軍吳王垂犇秦初秦

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

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

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昔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

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

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

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堂賜鉅萬每

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

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



左傳昭元年曰伐楚也曰白公及子牙也
又有吳子也曰成而六伐必保也
注曰吳子成在星化也
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子成在星化也

雲將不可復制不加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沈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宿徒侯楷為積弩將軍五年秦王猛之克壺關也黃門侍郎封平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難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初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愠色高弼密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述厄懷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篲之基成九仞之功

奈何以一怒捐之思竊為大王不取也垂悅從之燕故

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為

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

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

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

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

之言于秦王堅曰慕容鳳慨有才器但恨子野心恐終

不為人用耳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

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溫

池

孝武帝寧康元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
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於秦王
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
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其空曠之子兄弟
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戮其魁傑
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
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
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皆勳賞
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
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

公矣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魚羊食成射字謂射耳也是後秦
客起兵後秦早在甲申乙酉歲

二年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悲哉無復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秘書監朱彤秘書
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諸鮮卑堅不聽整官官也博聞彊
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未
人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
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三年夏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
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為
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
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

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臨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元年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遠糧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

二年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趙故將作功曹能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日以頽廢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荊州刺史桓豁表兖州刺史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丙辰征西大將

軍荊州刺史栢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栢沖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栢沖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蘊乃受命初中書郎鄒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情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

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栢公府見其使才雖復復間求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慕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入畏之

有入謂亦為始

二年春二月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備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鎮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馮粲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

至河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毋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下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相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彊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鄒裔與丕會襄陽 秋七月秦克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

固秦者以其名而敵于秦則其甚左亦謂之劫

攻淮南諸城爲淮南其劫之執東西竝進丹楊不足平也

秦王堅從之使都督不計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

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超越之弟

保羌之從弟也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

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梁州刺史常鍾圍魏興太守吉

挹於西城 冬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秦長樂公丕

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

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

返其特原之令以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郎常華持節切讓

丕等賜丕劔曰來春不捷汝可自殺勿復持面見吾也

四年春正月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并力攻

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陽平公融諫以陛下欲取江南固當慎謀孰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袍鼓蒙矢石也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稱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獲

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爲內應長樂公不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爲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相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音節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爲冠軍將軍交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逯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玄揚聲遣後軍

將軍東海何謙回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
 戴遂帥彭城之眾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兖州治中徐
 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夏四月秦
 毛當王顯帥眾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
 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操之秦兵六萬圍幽州
 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
 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右衛將軍毛安
 之等帥眾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
 之等驚潰兖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
 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
 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
 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
 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
 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櫟
 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
 鎮彭城毛盛為兖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
 邳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眾心危懼安每鎮
 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
 而謂其文雅過之

五年夏五月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和沖之功拜安衛
 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秦王堅召陽平公融
 為侍中中書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

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諸氏種類繁滋秋七月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氏三千戶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九峻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略陽垣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常幹爲參軍事中紹爲別駕膺丕之妃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中書令梁讓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爲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河汧二州各配氏戶三千興騰

竝符氏婚姻氏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爲都督豫洛荆南兖東豫楊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堅送丕至灞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傅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綏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冬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

六年春正月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僕射冬十一月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相冲遣南平太守相石虔衛軍參軍相石民等帥水

陸二萬拒之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相冲子謙為宜陽侯以相石虔領河東太守

七年夏四月秦王堅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八月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九月相冲使揚威將軍朱縉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冬十月秦王堅會群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雪聖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

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栢冲皆江表備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

淫害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全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群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群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彊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今主亦非闔多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其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

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彊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害乎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執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

白滿朝而暮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
 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陸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
 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
 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
 賜帛五百匹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
 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
 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
 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
 病此不達變通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道安在石門破石門群臣使道安乘間
 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禁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

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
 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
 方乎且東南卑濕氣易大上御名虞舜遊而不歸大禹
 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
 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必如公言
 是古之帝王皆憚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
 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
 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
 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
 不成是以皇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
 其執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

因其心也。豈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鳴者宮室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鳴，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相，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年夏五月，相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應陽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鎔陽拔之。秦王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兖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相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相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秦王陛下詔大舉入寇，民

每十下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
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
書栢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
餘騎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
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
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
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
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
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
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充
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

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寶璜曰
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
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
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
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
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
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楨
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
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
栢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
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

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
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其賭
墅安基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
陔至夜乃還相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援京師
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
防冲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
事已可知吾其左社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
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
為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鄆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
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逼

敬

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
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
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
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
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疆弱異執不如
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為敵今
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
也石聞堅在壽陽其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
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
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
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

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
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
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
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
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
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
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
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
曰但麾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
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
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誦退者馬倒爲

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園秦兵大敗
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
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
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
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襲
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盂飧豚髀者堅食
之賜綿帛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不墮
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張天錫
人曰吾今復何面自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
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嘗
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

迹自藏耳今秦主丘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
 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
 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
 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變而圖之既不
 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
 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耻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
 釋數萬之眾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
 所逃死于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
 賣無以自明秦王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
 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
 軍趙秋曰明公當復燕者於圖識今天時已至尚後

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討行而西三秦亦非符氏之有也
 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
 容瑞屯鄆城聞堅敗棄其眾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
 起兵以復燕祚瑞不從謝安得驛書時方與客圍碁擲
 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
 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之折丁亥謝石歸建
 康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朱序為琅邪內史秦王
 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眾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慕容
 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
 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
 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

至澠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
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
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本
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皆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正
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
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
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
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
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
鸞閔亮尹國帥眾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
三千戍鄴驍騎將軍張燕帥羽林五千戍并州鎮軍將軍

毛當帥眾四千戍洛陽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
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已衣
乘已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十二月秦王
堅主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謚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
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
不受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
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
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丕垂侍郎天水姜讓諫曰
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
之禮嚴兵備之密表情狀聽赦而後圖之不從之館垂於
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於秦

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不曰垂在鄴如藉虎宿咬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行飛龍帥氏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之形

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率毗自鄴來以丕與符飛龍所謀告垂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符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

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初垂從堅入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及殺符飛龍麟屢進策畫啓發垂意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耻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乃擐甲直進了零之衆隨之天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攻克之收萬餘人甲仗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

列人

九年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起兵矣慕容鳳主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僞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不來赴君君旣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符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

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
 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
 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及昌黎鮮卑衛駒各帥其衆降
 垂垂至滎陽群下同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
 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謂之統府群下稱臣表奏
 誥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
 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
 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衛駒為
 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
 河長驅向鄴慕容農晨之奔列人也止於烏多利曾利家利為
 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家貧無以

世多所其立方即主文叶也三子
為即君

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
 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
 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從
 農乃詣烏桓張驥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
 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驥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
 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檐裳為
 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十勝張延李白郭超及
 東夷餘和救勃易陽烏如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
 張驥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曾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
 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諧趙秋慕容輿輿略取康
 臺牧馬數千匹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於是步騎

雲集衆至數萬，驪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厲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盧僂，官僂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僂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築攻頓丘，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不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見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趙義兵唯敵是求。」

嘗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幸耶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其母滕擊越前鋒，破之。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書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知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趙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旣

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群起庚戌燕王垂至鄴
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以前岷
山公庫儻官儻為左長史前尚書段崇為右長史滎陽鄭
豁等為從事中郎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
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
文翰舅子蘭審皆為王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
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
野王拔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弟叔規亦帥眾數萬會垂
於鄴長樂公不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
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
使盡眾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豈秦末為鄰好何故

闔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
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
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
一見傾心親如宗戚龍踰數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
厚者乎一日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
分值之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
毀冕自可極其兵勢矣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
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
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不書及之秦王堅表陳
述利害請送不歸長安堅及不怒復書切責之壬子燕王
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不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

送任請隆於燕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
 桓冲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二月
 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眾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
 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
 重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東胡王曷據
 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
 尚眾燕王垂遣大原王楷與鎮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
 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
 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緩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
 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
 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曷為陳禍福曷隨紹詣

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
 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曷詣鄴垂大悅曰
 汝兄象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三月秦北地長史慕
 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韓關東收集鮮卑眾至數千還屯
 華陰敗秦將軍彊永其眾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
 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
 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有陳留王不用卿言使鮮卑至
 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
 雍州刺史鎮蒲坂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
 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
 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

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庫儻官偉
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儻爲安定主 秦冀州刺史
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其國高邑侯亮重合侯謨
守常山固安侯鑿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
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
之定鑿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溫燕王之弟
子也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犇關東秦鉅鹿愍公
獻麤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
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懸鼠之尾猶能
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何
可鳴鼓隨之彼將犇敗不暇矣獻弗從戰于華澤獻兵敗

爲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
堅怒殺之萇懼犇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
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
萇自稱大將軍六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以尹詳
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
伯支等爲從事中郎姜訓等爲掾屬王據等爲參軍王欽
盧毓方成等爲將帥 秦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
冲帥鮮卑騎八千犇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
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泓嘗
帥關中燕人冀衛乘輿還及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
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

當相資命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嗚呼
 頭流血涕泣陳謝望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
 其位待之如初命臨以書招論泓冲及垂暗不能保其社稷故有命密遣使謂泓
 曰吾寵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
 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山中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
 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
 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寮佐議
 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從之垂行圍因飲於華林
 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大將軍
 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 五月秦符定符紹皆降於燕
 燕慕容麟領兵西攻常山 後秦王苻進屯北地秦華陰

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六月秦王堅自帥
 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等分
 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苻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
 秦軍中無并秦人塞安公合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凶
 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統營首步之外
 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慕容
 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峻乃殺
 泓立冲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高蓋為尚書令後
 秦王苻遣其子高為質於冲以請和 後秦王苻帥眾七
 萬擊秦秦王堅遣楊壁等拒之為苻所敗獲楊壁及右將
 軍徐成鎮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千人苻皆禮而遣之

燕慕容麟拔常山秦符亮符謨皆降麟進圍中山秋七月
克之執符鑿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秦幽州刺史王末
平州刺史符冲帥二州之衆以擊燕王垂遣寧朔將軍
平規擊末末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
據薊南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
秦王堅聞慕容冲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撫軍大將
軍高陽公友成驪山拜平原公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
兵五萬以拒冲冲與暉戰於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
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冲於灞上琳宇皆敗
死冲遂據阿房城燕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垂殺斌
翟斌奔邯鄲事見丁零叛燕八月鄴中芻糧俱盡削松

木以飼馬燕王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無降理不如退
屯新城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爲計翟斌
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衛清河平原徵督
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
帛屬路軍資豐給秦王末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庫
仁遣其妻兄公孫布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
勝長驅進據唐城與慕容麟相持九月慕容冲進逼長
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冲曰奴
何苦來送死冲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爲代耳冲少有寵於
堅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遣之冲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
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

送皇帝自嘗覺符氏以酬曩好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
 略陽平公之言使自虜敵至於此 冬十月秦長樂公不
 遣宦者冗從僕射清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燕叛將
 翟真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
 縣與光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冀州郡縣
 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栗等起兵相鄉以應興燕王垂遣
 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
 軍農辰自清河引兵會之隆與興戰於襄國大破之興走至
 廣陵遇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栗等
 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 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
 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不發雁門上谷代郡兵屯繁峙燕

太子太保慕輿奇之子文柔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時在庫
 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
 馬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 秦長樂公不遣光祚及
 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
 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不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
 請自歸於晉不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碣
 石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不遣
 將軍柔據屯黎陽以拒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
 請救於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
 難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逵與
 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

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
 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
 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物言不自以力能制乃乃改書而遣之
 後秦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會群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
 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
 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
 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
 其長子璽守北地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
 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之堅缺其城角以耻之新
 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
 新平太守南安荀輔欲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運乃令

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
 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
 吾志也但恐文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
 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
 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
 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暕
 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暕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
 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
 暕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
 者馳出既得出門大衆便集暕不從遂俱如堅曰吾相待

何如而起此意歸節辭以對蕭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堅
先殺蕭乃殺曠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
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爲牙子故得不坐與太
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 燕王垂以秦長樂公
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焦達見謝
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遂固陳丕款誠拜述楊膺之
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乞求
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十年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群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
吐肉以飼妻子慕容沖卽皇帝位于阿房政元更始沖有
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

之長亦湏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
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 後秦王苻長留諸將攻新平

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
之 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
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
王堅殿中將軍鄧邁等分戰却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
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
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
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武壁大破之斬首三萬
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王沖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
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沖所掩引兵還 劉牢之

至枋頭楊厲姜讓謀泄長樂公不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冲所敗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眾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西燕主冲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尚書常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轡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冲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來斬苟池俱石子犇鄴求鬼弟暉之孫石子難之弟也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冲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三月燕王垂圍鄴

假者有權時以假歸國者直其官亦以白燕王至也

久不下將北詣董劼乃命撫軍太尉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温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農至高昌遣從事中郎睦遂近出還期不還長史李攀言於農曰遠目下參佐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農備假板以遂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公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遂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樂浪王温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温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曾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

孫執人姓名五冊子孫湯男劉
撫國之方

及古言日勢不暇固觸心動入元
陞研則家元保解天

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直夜襲中山温擊破之自是不敢復
至温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劉牢之劉牢之
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
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
敗之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夏四月
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
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即引兵追之丕聞
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尾合
相待為彊一勝則俱蒙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
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
趨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

至得免鄴中饑甚秦長樂公丕帥眾就晉穀於枋頭劉牢
之入屯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
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
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垂將北趣中山以驃騎大將
軍山茂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睦遠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
攀乃服農之智略新平糧竭矢盡外救不至後秦王苻
使人謂苻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
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
出城苻圍而阮之男子無遺獨馮傑于終得脫轉長安秦
王堅追賄輔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

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兵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三輔之民爲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自夷滅吾不忍矣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衛將軍楊定與沖戰於城西爲沖所擒定秦之

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又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辯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翬等數百人轉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辯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

此後目謂以在歷數堅以滅大為言

也棄其夫從宏宏犇武都投氏豪彊熙假道來犇詔處之
江州長樂公丕帥眾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
之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八月後秦王苻使求傳國璽於
秦王堅曰苻次應歷數可以為重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
逼天子胡鮮卑三月九月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苻復遣
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苻叛
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
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
堅自以平生遇苻有因尤忿之數罵苻求死謂張夫人曰
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龜辛丑苻遣人縊堅於新
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

苻欲隱其名論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
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
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
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充吳之所
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
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
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遣使
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驃騎將軍張
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王永留平州刺史符冲守

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丕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皇帝位追謚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燕王垂以魯王和爲南中郎將鎮鄴 九月秦王丕以張蚝爲侍中司空王永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爲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符冲爲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勃海王昶爲濟北王 秦尚書令魏昌公襲晉關中轉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 符定符紹符莫符亮

臣秦主丕卽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亮本新平氏也固守博陵爲秦拒燕十一月丕以亮爲平州刺史定爲冀州牧紹爲冀州都督謨爲幽州牧亮爲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爲雍州牧衝爲梁州牧加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慕容麟攻王交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交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

孝子之門、卿毋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交及符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充、不及而還。秦主丕以敞爲平州刺史。十二月、燕主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丙申、垂始定都中山。秦符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爲冀州刺史、將兵攻之。

十一年春正月、燕主垂卽皇帝位。後秦王苻如安定。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衛平帥其宗人二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二月

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燕大赦、改元

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西燕主冲樂在長

安、且畏燕主垂之彊、不敢東顧。課農築室、爲乂安之計。鮮

卑咸怨之。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將段

隨爲燕主、改元昌平。三月、西燕左僕射慕容恒尚書慕容

容未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顓爲燕主、改元建明。帥鮮

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護軍將軍韜誘顓

殺之於臨晉。恒怒、捨韜去。求與武衛將軍刁雲帥衆攻韜。

韜敗、奔恒營。恒立西燕主冲之子瑤爲帝、改元建平。謚冲

曰威皇帝。衆皆去。瑤、韓末、求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

帝、改元建武。忠以求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求持法

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土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
熙城而居之鮮卑既東長安空虛前榮陽太守高陵趙
毅集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
之以穀爲丞相扶風王麟有衆數千保據馬嶺奴遣弟多
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麟奔漢中萇執多而
進奴懼請降拜鎮北將軍六谷大都督毛興襲擊王庶
敗之廣犇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
王統於上却抱罕諸氏皆厭苦兵革乃共殺興推衛平爲
河內刺史遣使請命于秦秦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
河州刺史使者沒於後秦不能達後秦王萇卽皇帝位
于長安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爲景元

皇帝立妻地氏爲皇后子興爲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
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今忽爲君臣得無耻乎
趙遷曰天不耻以陛下爲子臣等何耻爲臣萇大笑六
月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
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
河東王稱藩于燕燕主垂遣大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
紹章武王宙攻秦符定符紹符謨符亮等楷先以書與之
爲陳禍福定等皆降垂封定等爲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秦主不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末爲左丞
相太尉東海王篡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咸
陽徐義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末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
 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
 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
 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眾數萬遣
 使詣秦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眾
 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以擊後秦丕以景為京兆尹
 景萇之子也 後秦王萇徙安定五千餘尸于長安 秋
 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
 姚方成戰于孫兵谷方成兵敗後秦王萇以其弟征虜將
 軍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自將至安定擊熙等大破之金
 熙本東胡之種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 抱罕諸氏以

秦晉鮮卑神后臣稱者為
 東胡

衛卒衰老難以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彊累曰不決氏啖
 青謂諸將曰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衛公為會
 觀我所為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
 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衛公老宜返初服以避
 賢路狄道長符登雖王室踈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
 大駕諸君有不同者即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已者
 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
 事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眾五萬東下隴攻南安
 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 八月秦主丕
 以符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
 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

晉陽右僕射楊輔成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 初後秦
王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
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爲安遠將軍據隴城從
孫訓爲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
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
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 九月王統以秦州
降于後秦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
事秦州刺史鎮上邽 冬十月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
不求假道東歸不弗許與永戰於襄陵秦兵大敗左丞相
王末衛大將軍俱石于皆死初東海上篡自長安來麾下
壯士三千餘人不思之既敗懼爲篡所殺帥騎數千南轉

東垣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西擊之殺不執其大
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符宏纂與其弟尚
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所餘王公百官皆
沒於末末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
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劔刺末爲末所殺 後秦主萇還安
定 秦南安王登旣克南安夷夏所之者三萬餘戶遂進
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
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
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十一月秦尚書寇曄奉勃海
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犇南安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謚秦
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爲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

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覲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元太初置百官

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與幽冀東慕容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

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

歲餘西燕主末悉誅燕主萬及燕主孟芝之子孫男女無遺

十二月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輶建黃旗

青蓋以虎賁二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效主而後行引兵

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鉞鑄為死休字每戰以劔稍為

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

長安之將敗也謂慕容垂時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眾五

千結壘自固既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暮以王禮葬秦主

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眾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

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十二年春正月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

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纂弟師公為撫軍大將軍并

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也南安

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

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也敵也纂乃受命於

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孫平羌雷惡地等皆

附於纂有眾十餘萬後秦主暮徙去秦州豪傑十萬戶于

安定 三月秦主登以賈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
楊壁為司空梁州牧 夏四月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
楊定所逼退守涇陽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
德大敗後秦主苻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 燕主垂自
碯礮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命來自長子庚辰垂為
之大赦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
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修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
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矣未封柔為陽平
王盛為長樂公會為清河公 秋七月秦主登軍于瓦亭
後秦主苻攻彭沛穀從拔之穀犇杏城苻還陰密以太子
興鎮長安 八月秦馮翊太守蘭歸帥眾二萬自頻陽入

和寧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
師奴殺纂而代之檣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檣檣遣使
請救於秦後秦主苻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續
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長曰苻登眾盛非旦夕
可制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吾必破賊
而返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苻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
亡犇鮮卑後秦盡救其眾屠各董成等皆降 秦主登進
據胡空堡戎夏歸者十餘萬 後秦主苻進擊西燕主永
於河西永走蘭檣復列兵拒守苻攻之十二月禽檣遂如
杏城 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
數之嵩罵曰汝姚苻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

通鑑纂要卷之六 秦主登進擊西燕主永於河西永走蘭檣復列兵拒守苻攻之十二月禽檣遂如杏城

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
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
於地下治之方成怒斬三斬豈悉阮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
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裸形薦之以棘坎土
而埋之

十三年春二月秦主登軍朝那後秦主萇軍武都 秋七
月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
傑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八月秦主登立子崇
為皇太子 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
帥眾萬餘圍長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十四年春正月後秦主萇以秦戰屢敗謂得秦主堅之

勅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後秦主登讓臣復新平之

禍臣行棄之命非臣罪也符登陛下踈屬猶欲復讎况臣

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今為陛

下立像陛下勿追討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遥謂萇曰為臣

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姚萇何不

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

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夏五月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

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

秋七月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

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

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昱

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矣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為後秦所執本秦王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太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眾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登收餘眾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案以從弟常成隴城邢奴成冀城姚詳成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

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約與其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眾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不既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只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寃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

之惡地懼降於後秦苻萇以惡地為鎮軍將軍

十五年春正月西燕王末引兵向洛陽朱序白河陰北濟

河擊敗之三月後秦主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

羅保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於隴

東萇救之登引去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鄉以

應秦移檄三輔曰姚萇凶害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堯

舜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耻

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

曜不從聚眾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

曜為豫州刺史冬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

奔洛陽

都家也其地在牛川東人故址此聚石因名

十六年春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

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常範于段氏堡不克遣

據曲宐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苟曜有眾一

萬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宐向繁川軍于馬頭原

五月後秦主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

收眾復戰姚碩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

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

兵直進遙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

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遂進戰

大破之登退屯於郿秦兖州刺史彊金槌據新平降後

秦以其子遠為質後秦主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

將字滑九月國而不動也稱今人言把穩

之萇曰金槌既去符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物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柰何復以不信疑之乎既而羣臣欲取萇金槌不從 秋七月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冬十二月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軍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一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二也董帥大眾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所以

得建立功業驅策群賢者正望筭略中有片長耳群臣咸稱萬歲

十七年春三月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符胤徐成毛盛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 秋七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詞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千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兵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

躡其後曰而候騎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
 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
 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長亦還安定 巴蜀人
 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 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爲左
 丞相衝徙屯華陰郗恢 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
 佺期帥衆軍湖城擊衝走之

十八年夏五月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

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秋七月秦主

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苻

曰太子仁厚之稱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符登以

著之苻從之太子與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與

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苻復興還鎮長安 冬十月後秦主

苻疾甚還長安 燕主垂謀伐西燕諸將皆曰未未有豐

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未旣國之枝

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且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

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

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垂發中

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楊王瓚龍驤將軍張崇出井

陘攻西燕武鄉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鎮東將軍

段平于少亭西燕主末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

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友求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巳亥

後秦主苻召太尉姚昱從弟尹緯姚昱將軍姚大目尚書

此後所以記其子者勝于符德

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長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恙矣姚晃垂涕問取符登之策長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辨奚所復問庚子長卒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頌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或謂頌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取疆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犇秦州觀望事勢頌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它慮今符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眾伐秦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聞後秦主苻生喜曰姚興小兒吾

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眾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二月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末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時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眾萬餘人戍之夏四月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符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

衆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王末恠之以爲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未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出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未誅其妻子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騎於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僞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

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策進取晉陽五月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卽皇帝位于槐里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謚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末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末從之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爲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策帥騎一萬救之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執登殺之悉歸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

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秦太子崇犇湟
中卽帝位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八月西
燕王末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策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
并獻玉璽一緘恢上書言垂若并求爲患益深不如兩存
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爲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
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未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
亮來爲質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未又告急於魏魏王
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
之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等部將代勒等開門納燕兵
燕人執末斬之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
餘人得末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妓樂珍寶

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秦王崇爲梁王乾歸所
逐犇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
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
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軻彈詰歸皆引
退軻彈司馬翟瑒奮劔怒曰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
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當竭方致命以佐國
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望風退衄將何面以見主
上乎瑒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
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
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
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

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稱盛盛分氏羌為二十部諸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丁零叛燕

晉武帝太元八年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各帥部曲歸之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

九年慕容鳳主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帥其眾來與垂會勸垂稱皇帝垂至榮陽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事見慕容燕翟斌特功驕縱必求無厭又以鄴城久

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為難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使丁零決隄潰水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

真還走邯鄲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
 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
 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秋八月翟真自邯鄲北走燕王
 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甲寅及於下邑
 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
 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真北趨中山屯于承營冬十月翟
 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十一月燕慕容農
 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
 城以逼之遼真之從兄也十二月燕慕容麟慕容農合
 兵龍驤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真

十年春二月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真

麟先帥數千騎至承營觀察形執翟真望見陳兵而出
 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動勇而翟真懦弱今簡精銳望
 真所在而衝之真走眾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
 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真走其眾爭門自相
 蹈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郭夏四月翟真自承營徙
 北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
 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其眾多降於燕閏五月庚戌
 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鎮龍城秋
 七月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阮成
 眾

十一年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緝黎陽黎陽太守滕恬

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
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犇鄆城遼
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
泗諸郡共討之 春三月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

秋八月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十二年春正月翟遼遣其子釗寇陳賴朱序遣將軍秦膺
擊走之 夏四月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
遼燕王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三國之間不可
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輔太子寶守中山
垂自帥諸將南攻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衆皆燕
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帥歸之遼

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
而還并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遥等五千餘人夜襲
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
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遥鮑單馬走免 冬十月翟
遼復叛燕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

十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睦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其
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夏五月翟遼徙屯滑臺

十四年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冬十月燕樂
浪悼王温為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温為温
帳下乙酉刺温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犇

西燕遼西王農邀擊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十五年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鄆城釗走河北又敗翟
遼於滑臺張願來降

十六年冬十月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
遼西王農却之

十七年春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
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
西燕西燕主承謀於羣臣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
弊吾承其後此下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
疆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

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燧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
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承不從 六月燕主垂
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
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沂流
而上釗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
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
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竭攻營不能拔將引
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
破之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比濟河登白鹿山憑險
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
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奔長子

西燕主末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未殺之初郝畧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長阜遼東夔騰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苻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既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鎮黎陽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初陳留王紹為鎮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彊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及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秋七月以太原王楷為冀

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太僕射

拓跋興魏

魏元皇帝景元二年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彊大統國二十六代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昆氏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眾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晉武帝泰始三年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咸寧元年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

將還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三年冬十二月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自沙漠汗入質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既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衛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柁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柁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大康七年鮮卑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惠帝元康三年夏六月拓跋綽卒弟于弗立

四年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冬十二月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使兄沙漠汗之子猗屯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猗屯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說猗屯猗盧招納晉人猗屯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

十年秋九月拓跋猗屯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

永興元年秋七月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屯以擊劉淵

猗也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

二年夏六月漢王淵攻東羸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也衛操勸猗也助之猗也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母豚詔假猗也大單于加操右將軍男申猗也卒子普根代立懷帝末嘉元年拓跋祿官立弟猗盧摠攝五部

四年冬十月劉琨之討劉虎白部也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墜北之

地琨不能制且欲猗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

五縣民於陞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

五年劉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猗盧遣其子六脩將

兵助琨戍新興事見石勒寇河朔

六年漢斬沖等攻劉琨於晉陽猗盧遣兵救琨擊走之

劉粲等復攻晉陽拔之猗盧自將破粲等琨復入晉陽

見西晉之亂

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

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

南部

三年春二月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

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琨遣之含不欲
 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
 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
 朝廷雪大耻也若欲為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
 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
 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
 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
 逃匿者

四年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
 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
 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

乃坐比延於其步輦使人道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
 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
 帥眾討之為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
 遂為六脩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
 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衛雄
 信義將軍箕澹言又佐猗盧為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
 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
 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師晉人及烏桓三
 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
 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母惟氏立之
 十二月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元帝大興元年夏六月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士馬精彊雄於北方

四年拓跋猗也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得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健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父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

明帝大寧二年代王賀得始親國政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十二月代王賀得卒弟紇纒立

成帝咸和二年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謁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謁頭不克

四年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跋翳槐為代王代王紇那奔宇文部翳槐遣其弟什翼健質於趙以請和

咸康三年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于大寧其故部落多歸之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為代王翳槐城盛樂而居之

四年代王翳槐之弟什翼健質於趙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什翼健在遠來

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諳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卽代王位於繁峙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初代王猗盧旣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寢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爲長史許謙爲郎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五年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議都灑源川

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爲業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代人謂它國之民來附者皆爲烏桓什翼犍分之爲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六年春三月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

七年秋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代

王妃慕容氏卒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

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柤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

犍以女妻之務柤又朝貢於趙趙以務柤爲平北將軍左

賢王

康帝建元元年 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悞慢無子堦禮八月皝遣世子雋帥前軍師評等擊代什翼犍帥眾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

二年春正月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穆帝永和十二年春正月匈奴大人劉務相卒弟闕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闕頭懼請降升平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劉闕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度河半度而冰解後眾盡歸劉悉勿祈闕頭犇代悉勿祈務相之子也

三年夏四月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衛辰殺其子而代之

四年匈奴劉衛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 夏四月雲中護軍賀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夷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 五年春正月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

哀帝興寧三年劉衛辰復叛代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海西公太和元年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冬十月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蒿緝約流澌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蒿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犇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三月代將長孫斤謀弑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脇遂執斤殺之 夏五月代世子寔病傷而卒 秋七月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爲之赦境內名曰涉圭 孝武帝寧康元年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 二年代王什翼犍擊劉衛辰而走

太元元年冬十月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使并州刺史俱難鎮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彤前禁將軍張蚝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衛辰爲鄉道 十一月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戰戰於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得芻牧什翼犍復度漠南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及

弟翰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闕婆壽鳩紇根地于
力真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
執兵警衛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
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
使將發耳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是夜諸子婦
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榮張蚝勒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
中大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秦王堅
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
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
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其別
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

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執莫
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
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
也堅從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
衛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
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
年長遷之長安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
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
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
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
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

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
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九年冬十月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
之子常攻殺劉庫仁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十年秋八月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又破柔然
於意親山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
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
也必將爲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頃之顯果殺頭眷
自立又將殺拓跋珪顯弟亢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賀
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
奚牧密告珪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

賀氏夜飲顯酒令醉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
騎亡去向晨賀氏故釐廐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
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
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
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
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爲逆我掠得其妻馬足
以解忿顯乃捨之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
珪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泥家匿神車中三日亢泥舉
家爲之請乃得免 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
叛顯將奔太原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
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不如歸珪嵩從之久

此無字原係小字置神車中
而後事之因謂神車

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殺珪代人尉古真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執而訊之以兩車軸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冬十二月拓跋珪從會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

十一年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州卽代王位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爲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爲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上谷張袞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廣寧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等爲外朝大人奚拔爲治民長官

宿衛及參軍國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出納教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二月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務於休息民國人悅之

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真帥所部降於代奴真有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真言於代王珪請召犍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犍既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真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爲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爲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犍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真奴真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夏四月代王珪初改稱魏王魏王珪東如陵

石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諸將請追之
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
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却不足追也 秋七月己酉魏王珪
還盛樂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
倍斤代領其眾劉顯弟肺泥帥眾降魏 物秦滅代遷代
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從慕容末東徙亢以窟咄為
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末望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
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栢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
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栢舅穆崇告之珪誅
栢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珪懼內難北踰陰山復
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燕王垂遣趙

王麟救之 冬十月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

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眾驚擾 北部大人
叔孫普洛亡奔劉衛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擊魏人知燕
軍在近眾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
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乃悉收其眾以代人庫狄干
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劉衛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
秦主苻萇以衛辰為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西燕主
永以衛辰為大將軍朔州牧 十二月燕主垂以魏玉珪
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

十二年劉顯地廣兵彊雄於北方會其兄弟垂爭魏長史
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

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 秋七月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犇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犇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

十二年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爲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二月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隣部於女水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十五年夏四月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幸山擊賀

蘭紇突隣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七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鞬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十六年冬十月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鞬於鐵歧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

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犇薛于部珪使人求之薛于部帥大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没奔干没奔干以女妻之

十八年秋七月魏王珪以薛于太悉伏不送劉勃勃八月龍表其儲屠之太悉伏犇秦

二十一年秋七月魏君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太子旌旗出警蹕改元皇始

安帝隆安二年夏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奉以前皆白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

左傳上偃曰魏大名也戰國時魏為大同中因治神州

字自魏通武都城東至石亭山南至河東山陰山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為國服

史記魏書云即古之魏所置

方復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郎崔宏曰昔商人常厥居故兩稱殷商代雖舊邦其命惟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秋七月

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 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標道里平權衡審

度量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冬十一月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

律儀曹郎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摠而裁之以為末式淵美之

孫也 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

謚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
 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
 東廟季夏帥眾却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
 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其餘多有
 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
 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
 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
 監之

魏伐後燕

晉武帝太元十三年魏王珪密有圖燕之志遣太原公儀
 秦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

魏王珪自為早獲也後方得
 儀秦使涉歸並事者室

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臣今秦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
 威加四海豈得以益日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
 威自彊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
 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主既
 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
 翰之子也

十一月辛未正月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
 王珪告于燕請為鄉導以討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
 麟將兵擊訥 夏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
 之降其部落數萬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
 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

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 秋七月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二十年 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夏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眾八萬向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六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昏姻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柰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珪字沈勇有謀幼歷艱難兵精馬彊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征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

垂怒免湖官湖秦之子也 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伍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二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

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
 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
 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秦王興遣楊佛
 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
 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
 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音昌等以垂為寶
 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
 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
 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
 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
 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音石星音星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

兵將至之候官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音
 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
 漠索虜何敢遠來而音猛妄言驚眾當斬以徇音猛泣曰
 符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眾輕敵不信天道故
 也司徒德勸寶從音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
 備非常麟以音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驛還音
 魏兵騎行十餘里即解鞍寢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
 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
 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東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
 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額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
 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

遵以兵邀擊其前，集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驛、太史郎遼東臧崇等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彊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坑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燕太子寶社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

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二十一年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三月庚子，燕王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命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龍襄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強，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

魏人有言我諸葛先生之子孫孫孫
魏國莫不尊崇一夫而不取進
本名之子

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虜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
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
垂慚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
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犇告於魏云垂已死輿
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
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癸未卒於上
谷之沮陽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謚曰成武皇
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末康五月辛亥
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秦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
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并雍益梁秦涼六州
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安定王庫偃官偉為太師夫

魏晉初廢段氏以可...
後而此後即位...
氏為廢改更...
氏為廢改更...

餘王蔚為太傅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
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
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
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
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
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愎異日必為國家之患
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為賢謂段
氏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平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
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為
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

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我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本言為段后睦遂風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大廟况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夏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號之曾孫也 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上谷張

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徒是歲早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粟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直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 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平長雄俊有器藝燕主重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魏錄禮遇如太子及垂伐魏命會鎮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耻為之下乃與趙王

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爲王策年十一素養弱會聞之心愠對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寶詔宙乘從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會遣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 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謀而去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高闕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輿妻子女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

慰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獲燕丹楊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鬪乘勝氣銳若縱之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

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

代人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

韓信故道韓信自陝代道已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為征東

左長史魏王珪進攻常山枝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

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

為燕守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

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

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

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實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

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

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

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

克退屯漁陽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承韓河南高陽太

守崔宏韓海渚珪素聞宏名遣吏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

郎與給事黃門侍郎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博陵令屈

遵降魏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燕愨文詒燕范陽王德

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

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

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

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

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

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
 召青還青詳之兄也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
 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
 勇魏王珪惡之沒根懼誅已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王
 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龍璽寶難與重
 兵給百餘騎沒根効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
 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眾多獲首虜而
 還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
 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
 由是於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問之射書

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
 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
 其眾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
 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
 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
 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宣都王鳳踰城
 奔中山癸亥信都降魏 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
 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
 募郡縣羣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
 醜提為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
 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

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蘭真因責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二十萬騎三萬七千屯於白陽之柏肆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鞋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

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常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珪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已卯夜燕尚書郎慕輿皓謀弑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儻官備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出之子也儻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斂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儻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執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

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
 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備喜簡給步騎數
 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眾曰彼眾我寡不
 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羊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
 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眾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
 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
 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執
 沮屈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
 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
 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_{福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
 可得也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_{麟有異志}隆議隆成列而罷者

隆初鎮薊城
 又母自稱城

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
 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已酉珪如盧奴辛亥
 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
 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
 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
 之執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眾一決寶許之隆
 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
 耻義不願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
 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乃被甲上馬
 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眾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
 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精以義拒之麟

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眾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餘皆欲留隆竝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步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為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此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眾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鑿皆幼

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鞍乘俱得免燕將王沈等降
 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
 師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
 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
 府庫物請俟明旦理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
 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
 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
 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珪顧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東將
 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 燕主寶出
 中山與趙王麟遇于邯城麟不意寶至警蹙帥其眾奔蒲

王建既成舍之珠玉且挂乘
 夜中山夫計者再改唾其面

陰復出屯望都士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之獲其
 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薊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
 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
 薊南寶恠會容止怏怏有懼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
 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它也臣等當以禮
 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
 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儻官驥帥兵三千助守甲山丙
 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
 及寶於夏謙澤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
 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眾心忿憤兵法
 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

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
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
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千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
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白之捷令人遺恨因
慷慨流涕會既敗魏兵於狼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
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
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爲嗣之望乃謀作亂幽平之
兵皆懷會因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
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
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言於寶曰清
河王不得爲太子神色甚不平以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

陛下若從衆議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調衆
曰道通年少才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
六師杖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而退左右勸
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
異圖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
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
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
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
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
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
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

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
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
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
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
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素疑二王久
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
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
邪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
目衛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
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
至石城不及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

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為太子寶不許會盡收乘
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
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
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
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太半走
還營侍御郎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眾皆潰
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
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
去艱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
魏諸屯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五月

燕軍傳官驥入中山與開府公詳相攻詳殺驥盡滅庫儻
 官氏又殺中山尹符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
 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
 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
 中外諸軍事充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慕容
 詳自謂能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即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
 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殺拓跋觚
 以固衆心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
 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
 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
 羣下離心城中饑窶詳不聽民出采不希種而自生稻死者相枕舉城咨

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驥帥五千餘人督相於常
 山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
 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稻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
 餒魏王珪軍曾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郭麟
 追至泚水為魏所敗而還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
 之九門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
 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
 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
 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郭而還 中山饑甚
 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
 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兵家

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
 十月丙寅麟退阻派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
 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甲申
 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燕人有
 白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
 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十二月寶遣將軍敬崙視形勢乙
 亥慕容麟至鄴說范陽王德曰魏既克中山將乘勝攻鄴
 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不可守也不如
 南趣滑臺時魯陽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

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自鄴徙滑臺魏衛王儀入鄴追德
 至河弗及趙王麟上尊號於德德稱燕主以統府行帝制

後附者諸方孫皆統於燕主府行帝制者稱曰行帝

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 燕敬崙還至龍城

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

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

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

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中國空虛

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即日引還 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

軍就頓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 遼西王農長

樂王盛切諫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

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

與圖始今師眾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

同以沮大計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

凡衛兵自夏番至上長上者不查也

就頓留盛統後事已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
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連營百里壬午寶至乙
建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眾心之憚征役遂作亂速骨
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為王殺樂浪
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與崇善
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
出迎左右抱其署止之曰宜小清潔不可使出農引刀將
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
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騰營亦潰寶農
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燕
尚書頓興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

農子初有智略乃後段速骨以自
全不知通謀遂死殆天有眼也

城中留守兵至少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
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纜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
鬪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
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
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眾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
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眾恃以為彊忽見在城下無不
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
與慕輿騰餘崇張真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
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
立農崇親信驥讓出力健策聞之丁酉殺羅及農速骨即
為之誅讓策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庚子蘭

汗龍擊速骨拜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奉制大赦遣
 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
 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沈
 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
 未晚也寶從之 夏四月燕主寶過鄴鄴人請留寶不許
 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
 以二月得丞相表寶以表名即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
 此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
 惡之執思付獄以狀白南燕主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
 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播越民神乏主故權順羣
 議以繫衆心今天去悔過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

罪行闕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
 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
 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
 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自取敗亡不堪多難亦
 已明矣昔蒯瞶出犇衛輒不納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
 況以父拒子乎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
護誦之德流涕遣之護帥壯士數百人隨思而北聲言迎衛
 其實圖之寶既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
 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
 之思曰大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土德固留之思
 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

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猶慕龔君勝不偷生於莽世也德斬之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眾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阜先往見汗寶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主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它不待阜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右後盛與將軍張真一丁亥寶至素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

汗惶怖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從寶俱進頰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奈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罵曰汝家幸緣肺附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曰暮即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弑之汗謚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真

周武王封姜桓楚後於宋

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燕太原王竒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偶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竒逃出起兵竒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竒小兒未能辦此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爲內應者乎汗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堤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竒於是龍城自夏冬不雨至于秋七月

玄發江陵慮事不捷當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反其謀泄玄因之丁巳詔遣燕王柔之以騎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使罷兵安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焚豫州舟艦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遣武都太守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顥恐相玄旣滅元顥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盛不爲元顥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顥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

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
深州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
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
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
之日猶不免誅夷况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
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
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祛猶不害爲輔佐况玄與君無
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
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
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郎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
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又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

王盛始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
曰獻莊皇后

三年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
冠軍將軍處之乞活保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
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土無
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旣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
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燕主寶之至黎陽也
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
至管城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旣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
德討符廣辯復勸和反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
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旣至辯悔之閉門

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鎮俘獲千餘人陳穎之民多附於魏南燕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

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魏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卷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魯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瑯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

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秋七月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瑯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瑯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為兗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鎮莒城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犇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入千餘家入守廣固 司馬崔誕戍薄姑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犇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

曰父雖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瓘為渾作檄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瓘神色曰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臣遇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四年南燕王德即皇帝位于廣固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欲使吏民易避追謚燕生諱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